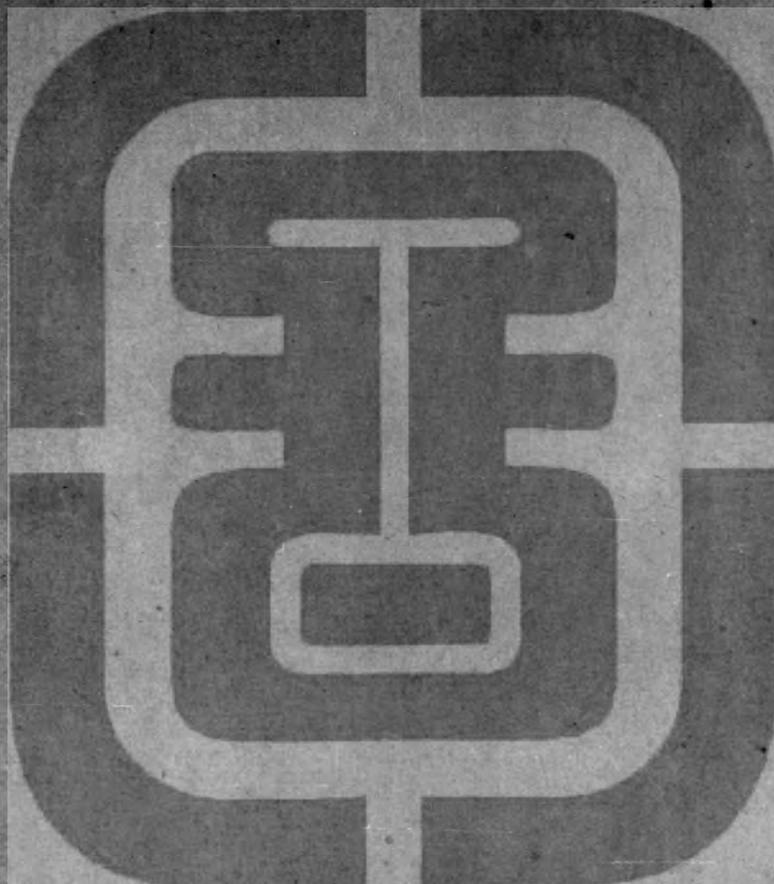


序

谷園文鈔

卷二



谷園文鈔卷二目錄

燕越

胡介祉

智脩

著

序

谷園印譜序一

許氏篆海序

谷園印譜序二

皇清詩鈔序

房書名文大成序

周易名文大成序

谷園乙丑房書選序

谷園乙丑易文選序

廣陵仙傳奇序

鴛鴦札傳奇序

谷園戊辰房書選序

谷園戊辰房書選序

河東鹽政彙纂序

河東觀風錄序

谷園辛未房書選序

谷園辛未易文選序

癸酉豫闡行書序

劉仁山孝廉制藝序

讀史初階序

鈕少雅格正牡丹亭序

楚辭序

蔡中郎全集序

諸葛武侯全集序

周類初進士制藝序

天中十四名家文選序

計甫草孝廉詩集序

逸事彙鈔序

春明夢餘錄序

慎獨堂全集序

綠波樓詩集序

禮山園集序

逸德軒集序

四照堂集序

孝經集註序

初盛十二大家唐詩序

唐大曆十才子詩序

陳稽留先生評點戰國策序

陳稽留先生評選古詩序

谷園甲戌房書選序

谷園甲戌易文選序

河南通志序

張東海全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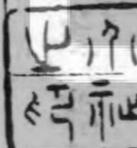
虛直堂文集序

開封府志序

夕佳亭詩序

贈雲間楊士升法師序

谷園文鈔卷二



谷園印譜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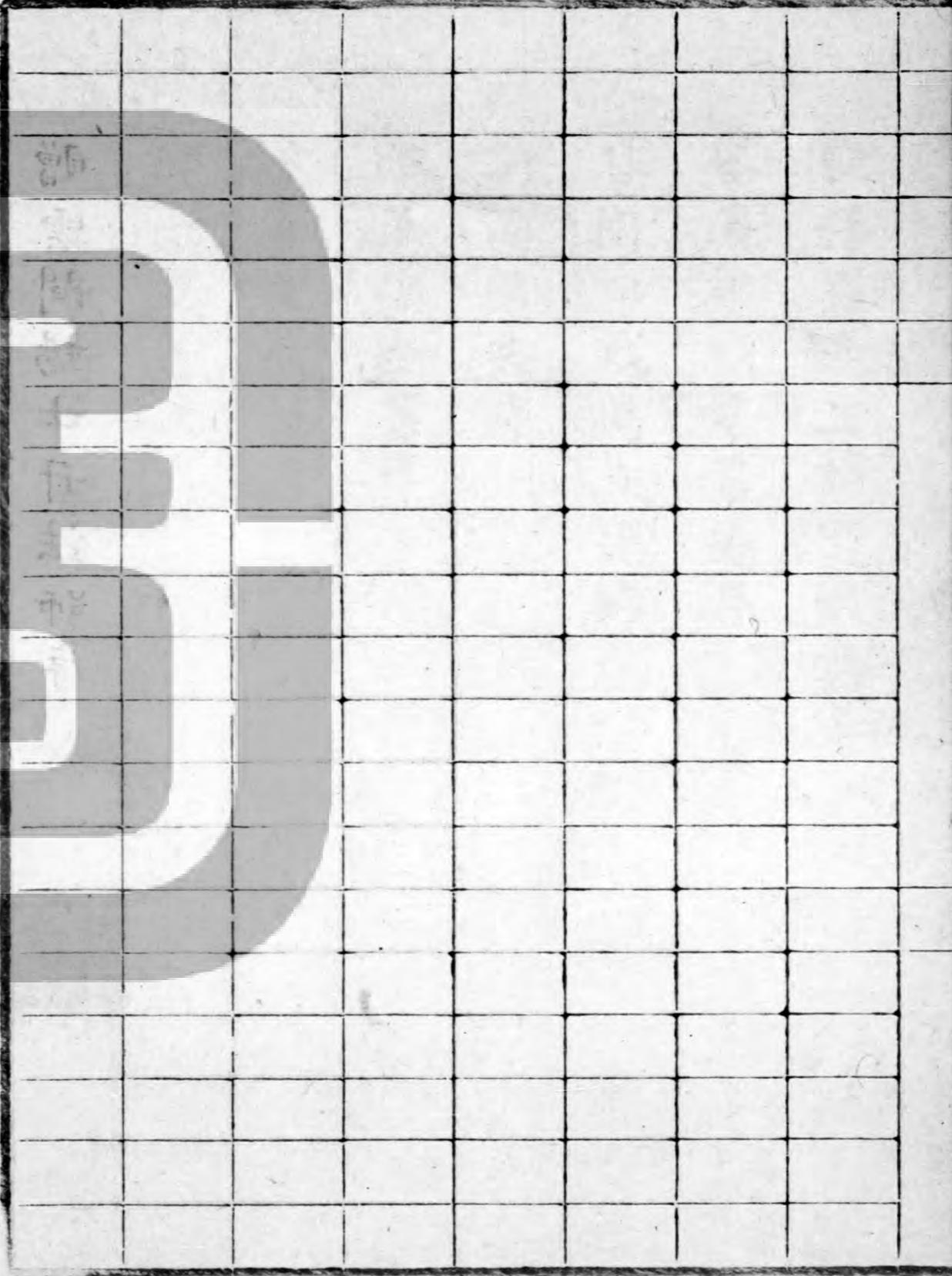
燕越

胡介祉

智脩

著

許子實夫為余刻石章百方古文大小篆諸體罔不
 具備鏤印成譜一再展翫恍若日星之麗乎天草木
 之麗乎地而人物之周旋俯仰作止進退於其間也
 猗歟美哉益不禁掩卷而歎曰篆刻非小道也自非
 博綜往古遺跡窮制作精微之意而神明於法度者



烏能集百家之大成無毫髮遺憾乎近代操刀者競
出所宗既殊銜竒角勝不相下然求其不悖於古者
甚尠曩余獲交廣陵陳子歷夫愛其多才博學於篆
法尤工然歷夫不自滿為余數數稱道實夫不真越
數年始遇實夫於其季父農部四山之家聆其言溯
流窮源井如也及出其所著說篆則博採精擇參以
用刀法蟲形鳥迹周鼓秦碑極天畫神鏤之巧乃知
歷夫非欺我者且推賢讓能為弗可及也實夫名噪

海內問竒者戶外屢常滿乏寸晷之暇或得實夫片
石爭藏弄為異寶乃謬許余為知己屏去百務為余
盡所長凡七閱月得百方既工且富余實有厚幸已
夫人各有所好好之篤不自覺其癖也聲色服玩之
雜陳乎前沾沾焉樂不轉瞬而烟雲變滅不寧唯是
且為累焉一展卷而萬類之情狀燦然盈目玩之無
厭而不足為吾累其是譜乎猗歟美哉篆刻非小道
也雖然實余癖也請質之許子

許氏篆海序

今世字學之傳最明且備者莫如宣城梅膺祚字彙一書然其指要在正點畫釋音義使人易辨識而已故不為篆籀家存古法也獨永嘉方日升韻會小補中間載篆體六第其援據說文所傍及非著書本旨終未能掇其全若篆學專書則有夏竦學古文韻釋道泰古文韻選朱時望金石韻府三書惟韻府最浚出合兩家所纂而附益之搜羅稍廣猶不能無紕漏

此頁為書中正文，內容極其模糊，僅能辨認出一些零散的字跡，如“許氏篆海序”等字，但大部分文字均因模糊而無法辨識。

如臯許子實夫來遊燕山以篆籀之學與余相攷訂
議論如水乳合為余鐫石百方古法畢備窮態極研
余為集谷園印譜序而傳之矣頃復出其手輯秘本
顏曰許氏篆海者示余余覽其發凡竊窺其義蘊大
抵以韻府為標準而廣之以說文正韻小學鐘鼎群
書放而之於古今各名家印譜臨摹纂集不使有一
字一體之遺而又明立其規條詳加其註釋使讀者
開卷瞭如無滯漫之苦洋洋乎大觀也哉今夫海天

下之巨浸也滙百川而歸之浩乎其無有涯涘也及
夫窮源析委肆覽傍觀而島嶼之中分十洲之離立
有一不在指顧間乎實夫之學猶是也抑余謂實夫
以彼其才讀書嗜古上下數千百年間其淹通博雅
之識宜無所不坐照誠即是書而推廣之首具體如
卷中所詳次別音次釋義次審古讀古叶如宣城永
嘉之書次紀事髣髴如韻府羣玉而稍加澄瀘為六
書大成補前八所未備度實夫之力頗優為之而實

夫且謙讓不遑也曰吾第知篆學耳夫篆學果足以
盡實夫世之望洋者已莫窺其際矧其為蟲之測也
夫

谷園印譜序二

余自都門與實夫定交逮今凡七年心相知論相得
蓋七年猶一日也歲壬戌春余宦遊之楚距京師三
千里往來聞問無間其明年實夫亦以一官入閩自
此書問阻絕幾一載會余量移山東聞實夫有輸餉
之役遭風舟覆幾殆坐是挂吏議心竊憂之乙丑冬
實夫北上過平原留之旬日別去已而事白今年八
月復來嗟嗟實夫故高蹈徒以家貧博升斗祿就末

職不意困躓乃爾自是無復宦情思終隱矣適署東
偏故有吏隱園歲久頽廢余為闢茅茨三楹繚以土
垣笑而謂之曰是亦可以隱乎相與晨夕其間樂甚
實夫善書能文尤工詩吟咏不輟余弗能盡和也而
生平篆刻之好彌篤余又曰曩君為余鏤石為譜一
時紙貴子雲善作竒字著書或恐後人用覆醬孰今
君名播海內垂四十年不獨桓君山所好必傳無疑
夫嗜難踴者不易歟君豈有意乎實夫曰諾於是購

石盈笥摘張玉田山中白雲詞句曲折位置集衆體
不三月更得百方鴻章古跡與前譜後先照耀几席
間廷廷乎大觀也歟哉遂加詮釋付剞劂再公之海
內弗敢秘也實夫說篆問世已久所輯著篆海一書
約五十卷自上古迄季世遺編斷簡暨名山僻壤碑
版金石鼎彝之文搜括殆盡有功六書甚鉅余嘗為
之序倘獲登梓當與許叔重說文解字十四篇並垂
不朽身雖隱名益彰固非余阿其所好之言也

皇清詩鈔序

人生天命之本外物不能搖蕩雖極古今變化之至
上青天而下黃泉智愚賢不肖同然未嘗少異至其
情之所蘊盤鬱凝結之既久而觸物感懷無端忽合
一旦發諸詠歌形為篇什則人不一能巧不一致隨
境遇之遷流而參差萬方是故虞廷浚旦之章西山
采薇之詠以迄十五國風皆名實之可紀而事變之
會也漢魏尚循古轍六朝而後風斯降矣唐嚴四聲

皇清詩鈔序
人生天命之本外物不能搖蕩雖極古今變化之至
上青天而下黃泉智愚賢不肖同然未嘗少異至其
情之所蘊盤鬱凝結之既久而觸物感懷無端忽合
一旦發諸詠歌形為篇什則人不一能巧不一致隨
境遇之遷流而參差萬方是故虞廷浚旦之章西山
采薇之詠以迄十五國風皆名實之可紀而事變之
會也漢魏尚循古轍六朝而後風斯降矣唐嚴四聲

宋專論議賦體盛而比興漸衰詩之變也於斯為極
然踵事增華篇體畢具質文並起情性以彰歷代名
家頗能自立自選家興而合會衆流棄捐異己主奴
遞訛以偽亂真後生小子依形附影之倫天機淺而
雕繪從之方將遊處寢卧其下而不知返也吁是可
哀已嘗欲取藻魏以來到於今各家專藁拔其真者
雖采風之事不行庶幾因情達性人與天逢興觀群
怨之機可正容而悟也餘閒廢日昔人深警於是先

取
本朝之詩漸次衰鈔為序其說如此且以見世之卓
立自成一家者必有所挾持自得皆能發其中懷之
誠然而通乎物之所極斷非中無所有倣模外飾泛
泛然為之托虛名於斯世也

房書名文大成序

文章自六經而下時代遞變體制各殊或且銜竒弔
詭率易自恣醇與疵益參半焉獸制舉孰發揮四子
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蘊奧其言必純粹以精斥龐
雜而經營結構視前代以詞賦論策試士之作其難
不啻倍蓰譬諸畫家畫鬼怪不恒見物易工至傳神
寫照非佳手不辦譬諸啖蜜中邊俱甜析旃檀片屑
無不香者先正程墨王唐諸大家徃徃補傳註所不

今上好古重學化成如成康文景歲康熙甲子紀曆	國家文治超軼往朝	尤藏弄為枕中秘謂可垂世抑何謬歟	章琢句供耳目玩弄甚者悖理叛道不顧乃争相效	如禽狗陳已踐首充爨薪而區區描摹風雲月露矜	事鹵莽勦襲躡取科第目之叩門魔若土羹塵飯然	亦頽頽韓歐不朽大業必傳無疑而淺夫俗士頽從	及有功先聖賢甚鉅其氣體高潔直逼先秦以上下
----------------------	----------	-----------------	----------------------	----------------------	----------------------	----------------------	----------------------

本朝會試天下士自順治丙戌迄乙丑凡十有七舉	結習夙好久益不忘	哉社少失學稍長頗從事聲律於制藝僅窺籓籬而	弘嘉隆間為尤盛當與王唐諸集並傳千古倚歟休	平日所著原本經傳法規倣秦漢唐宋大家較明成	廷對例鄭重為前此所未有以故所拔皆盛名下其	欽定甲乙如	應上元風會彌振乙丑取士南宮前茅試牘呈請
----------------------	----------	----------------------	----------------------	----------------------	----------------------	-------	---------------------

諸名篇充棟宇汗牛馬社生也晚未遑卒業且蒐羅
不易乃始自干支再啟後諸家選本尚稿自書肆若
家藏問世固不廣搜以漸編次自維寡陋不敢妄去
取以俟如干子維斗百史諸先生者刪定而耳目所
未遍尚俟續入烏闕二年乙丑科得文凡如干首裝
成八十冊戊辰以後擬如例家世受易易執亦如例
嗟乎文章關係國運社何幸獲際
盛時乃自乙卯秋闈已投卷不果入旋因家貧寡母

老用任子筮仕業中廢而簿書暇數馳使燕齊書賈
若諸名家卷帙鱗次櫛比几案間督諸卑幼僮僕檢
集繕治每忘寒暑昕夕好事如此癖猶蠟屐或且譏
焉不恤也此如陶家好器久而彌寶他日或備選家
收採可無散佚蒼萃之勞彰文教有小補未可知耳
曰大成者以體裁哀輯自此並為備美云

周易名文大成序

古今發明易學自兩漢以後或窮理或兼象數其書
止慮數十百家明制取士試經執於易獨宗程朱兩
家言其後并罷程傳止用本義衆說擯不錄而學者
亦僅用習制執取科第其於百家著述罕有兼通焉
及者其最後以本義簡括含蓄蓄意無專屬遂有衷旨
一書出細書上幅便童蒙翻閱講貫人手一編取徑
捷益無脛而遍海內士子既第以是解經及身為主

司文之去取亦止知專據是說
本朝四十餘年因襲不改衷旨遂人奉為著蔡師生
授受斤斤焉如射者之視正鵠不敢爽毫末幾與十
翼等良以易之為書廣大淵微垂象設教非他經記
載論議者比苟非定厥指歸如詩之柄則行文參錯
不一衡者亦罔所適從為制執計罔非得已然其弊
也因陋就簡求如震川諸大家之恢擴旨要亦已鮮
矣又奚問易之精蘊乎哉先少保丙戌以易首本房

社幼孤不及親受業長而為吏益以荒而一經之傳
罔敢終墜願以學識闇昧莫窺堂奧其於義皇未畫
前罔益茫如也康熙乙丑會試所取前列
今上親為更定書執稱極盛而易文亦遠勝明末一
時諸名家作多追蹤先正遺軌匠心獨運無剽竊故
習會社有名文之集罔并博搜彙次如書執凡若干
首八冊戊辰以後亦擬續輯以待善易者之刪訂垂
永久焉嗚呼易固難言哉自昔儒者各成一家言無

能盡闡四聖人旨管窺蠡測之謂蓋或不免乃欲求
全於帖括之學安可得乎而衷旨拘泥狹隘已甚詎
遂不刊之典毋亦廣羅衆說折衷程朱以求上聖微
意或庶幾乎此固非淺學所敢妄議者也

西華谷園乙丑房書選序

余以甲子更新銳意為名文大成之舉其指歸體例
已備見於總序中矣茲乙丑房書之集先成乃復慨
然歎頌曰甚矣文運之隆必賴
聖天子振興在上哉蓋有欽明濬哲之君而後啟中
天之治有愷悌作人之辟而後臻棫樛之風歷觀依
古至今莫之或異也我
皇上崇儒重道典學右文日者

鑿輅東巡儼臨闕里發宮牆之色揚俎豆之光親煥
宸章昭垂萬世凡所以
加恩於孔門四氏者靡不極其優崇天下士子之心
固已蒸蒸胥動矣及乙丑南宮之後復從
中禁命題頒布棘闈試畢錄其前茅十卷呈請
欽定甲乙此自制科以來從未遭逢之希有盛事也
以是名賢輩出英俊如雲一科之人才直足以超前
而軼後社也編摩之始即值文運之隆竊揣甲子更

新果符上元嘉會其為厚幸又寧可以言喻耶既讀
諸君平日所為文元元本本要皆學識並茂才法兼
優而其中尤余所稔習有素者指不勝屈如張君希
良余官楚時有一日之雅陳君元龍孫君勳俞君兆
曾宋君大業徐君樹穀其祖父伯叔兄弟皆與余世
講通門陸君肯堂黃君夢麟汪君薇馮君瑞皆余友
朱竹垞檢討門人而許君承家仇君兆鰲顧君永年
蔣君陳錫金君居敬寧君世簪戎君澄汪君煜則皆

名下士文章殺氣既早挹其風流師友淵源復交通
其臭味陳書發篋之次中心嚮往抑愈深景改之思
烏既又念全編度藏備美而行世為難雅不欲以
盛代鴻文私諸枕秘爰採集中殊尤絕妙之作謬加
評隲重付梓人益以全編充棟架之儲而以此選廣
通都之業意固並行而不悖乎自今以後諸科一例
而此其乘韋也更引伸於此以當發凡云

谷園乙丑易文選序

五經之義惟周易最為深微而自制舉家之說興乃
悉取而歸之於膚淺此衷旨之所以不可為訓而相
沿不已士子從事場屋卒無以易之余前序論列纂
詳茲不復贅顧余謂必有作者其才識能究理數之
全而出其緒餘以發揮文字夫何難神明其法而變
通其辭不背於時趨而亦不詭於聖人之道即程朱
傳註或未妨可否於其間而又豈區區衷旨之所能

限量哉夫士子之所畏者主司之繩尺也主司之所
奉者先輩之章程也今日之先輩固即前日之士子
而今日之士子又未必不為後日之主司然則所謂
繩尺章程要不過士子之自為因仍自為改易而已
所以天下風氣徃徃轉移一二人之手而四海莫不
景從書藝且然而何有於經文體且然而何有於句
釋字解使吾之說果通明而無礙醇止而不疵縱不
為餽釘窠臼之言而創見一新真詮確鑿苟非聾瞽

有不曠然於耳目者乎雖然難言之矣有明三百年
易名家可當此者惟歸震川陳大士黃陶庵三先生
耳我朝則王言遠先生庭推獨步三先生之傳稿雖久已
膾炙人口而淺涉者莫能窮其源言遠先生一編近
表章於海昌許氏學者稍稍能讀顧猶未家絃戶誦
與先生同舉崇禎丙子鄉科者有章翊茲先生國佐
亦邃精易學所作文數百篇直抒義文周孔義蘊一

掃塵俗以名未大顯於時稿藏其家世罕得見凡此
皆先輩作者也誠取其文懸諸國門又必皆主司與
士子交相引為繩尺章程者也而或晦而不傳或傳
而不廣或傳且廣而卒莫能窮其源無惑乎哀旨一
書相沿而不已也今欲取諸先生之作為世準的慮
時寢遠氣體不相侔可以資上智而不可以引中人
可以勵成材而不可以進初學乃因乙丑書執之集
用此意選是科諸家易文諸家固今日之先輩前日

之士子而未必不為後日之主司者也而其發揮所
及視哀旨為何如有志之士讀是編也尚其所取
法哉

廣陵仙傳奇序

自娛主人人生三十年未嘗至故鄉歲庚午由武林渡
錢塘抵會稽展拜先壠既畢過大父舊居百草園臺
榭荒圯蒼頭白主人非復曩昔狀止墻角老梅數十
本花開仍爛熳耳主人感愴者久之郡有息柯亭明
陳海樵先生別墅也踞恠山巔有危樓高百尺登之
則山川歷歷可數稱勝地堪遊適主人館焉然主人
意中時如有所失梅莊客子偕行詢厥故主人不應

會春兩經旬空齋兀坐殊鬱鬱假友人野史一二種
以破岑寂披閱之次見載有杜子春三入長安事事
甚奇思有以傳之檢奚囊適携有宮譜韻書遂少加
點竄成傳奇一部題其名曰廣陵仙夫大塊一情場
人生一情景情之所寄何必其有何必其無有者視
之有無者視之無耳梅莊頌主人曰鋪叙描寫固曲
盡工巧第恐世不之諒奈何主人應之曰空中樓閣
幻想搆成世果有其人否主人且不自知也而或責

我哂我彼之自處尚可言哉亦聽之而已梅莊無以
難主人遂漫識斯語併紀歲月

鷺鷥札傳奇序

人生百年一轉瞬耳昨日之我今日不得而有之今日之我明日又不得而有之人壽幾何堪此迅速如之何而可使我之為我不同烟雲之變滅歷永久而不磨必也有所述作而我之為我乃傳述作云何著書立論賦詩填詞皆是也夫著書立論所以昭信苟非其人安敢操史筆而定是非雖司馬氏尚不免後世之譏彈矧其下者乎至於詩邇來作者林立角勝

術奇爭先樹幟言人人殊各有所宗法更可異者假
此通聲氣謂權貴以為趨附之捷徑吁是豈古人咏
歌言志之意哉若夫填詞一道愈不可問名流才子
偶抒逸興發為新聲其辭麗而工典而雅未嘗不可
傳世第按譜而求多平仄失宜及字句不協何以別
宮商而調節奏或且自飾其短則曰我自成文何以
譜為臨川四夢亦應繩之以律耶不知臨川之為臨
川止可自成一家後人未可取法使人盡臨川將宮

譜可廢也烏乎可再則無知伶工不通學究自信能
歌妄為好事改舊作新不顧文辭之謬以承訛或違
察字義之乖初則誇張動俗子之求繼則揄揚為射
利之計及披其文不知是何嚙語甚至牛鬼蛇神共
稱奇刃究其寓言用意之所在則茫然無以應也豈
不可憤而可悼耶嗟乎填詞至今日衰敗雜亂已極
求其依聲合度近於古而宜於今者蓋亦鮮矣余生
平於歌曲等嗜痴之癖每欲效前賢意作一二傳奇

令童子輩習而登場以供一噓乃踈懶性成舉筆輒
罷今年春自山陰還京師舟車之次頗有餘暇乘興
譜成鴛鴦札一記初始於三月朔脫稿在四月杪蓬
牕風靜旅舍燈青皆有所得除友朋晤對之外益閱
二十四日而成詞固粗率無文事亦汎常不恠未審
可被之管絃否若以之問世豈余之意哉又安所用
其沾戀為也

谷園戊辰房書選序

唐貞元八年陸贄知貢舉取士賈稜歐陽詹馮宿王
涯韓愈李絳崔群等一榜多天下名雋偉傑之士時
稱極盛至今以為美談我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七年春會試屆期余外舅相國
慕齋王公實偕總憲健庵徐公少司馬愚崑成公副
憲山公鄭公奉
命主試四公皆負千秋
瀛鑑不愧陸敬輿而外舅之

經緯大文淵源相業與徐公之主持風氣山斗人宗
又皆名世之英為海內所仰望
昔下之日士子額手稱慶及榜發而天下知名之士
無不畢收一時謂不減貞元八年也然世之忤刺者
往往好指摘已售者之文而於知名之士尤甚余為
平心論之文家之體其不同原有二一曰當行之文
循循於規矩準繩之中以揣摩成熟為候及其至也
法勝於才無越畔之虞而亦無超群之賞如此者蓋

十人而七八矣一曰名士之文氣魄不為行墨所拘
識解不為章句所縛及其至也才勝於法非不縱橫
排宕出入自如而興之所至每難律以常格如此者
十不得二三焉獨是科當行之文少而名士之文多
故易以來指摘而余以為無庸也兩家之得失不相
侔而還相効也今試閱當行之文而仍斷以才閱名
士之文而仍衡以法通其蔽析其衷取其長畧其短
其何不可挽回變易之有而安用叫囂怒詈為哉余

是選竊搯此論特未知有當於諸君否耳抑余聞聞
中掄元未定之際諸公以成公善天文占驗之學詢
以大魁當在何方成公跬步出庭中仰天指示曰此
文星已臨牛女分大魁在越言鑿鑿也色斤斤也已
而果然然則科名自有一定之數而風簷寸晷之中
固不可以工拙計耶即主司如陸贄舉子如韓愈而
昌黎集中顏子不貳過論一篇兩試於陸主文柄之
時前以此擯而後即以此收益信遇合各有其會而

文章亦未盡可憑於場屋也故論文者必徵諸平日
而始得其真房書之傳殆不可少夫

谷園戊辰易文選序

易之為經聚四大聖人之精華極兩間理數之秘旨
專經制藝固非膚詞淺說之所能了也特是世之
揣摩場屋者謂書藝貴精警而經藝次之往往強弩
之末不能穿魯縞吾不知明經取士之謂何矣我
國家設科以來風氣之隆人才之盛惟戊辰禮闈為
最人皆知主司諸鉅公虛懷卓識所致固無俟於余
言余獨竊有所聞可為士子留心經學勸者請即以

序是科易文選烏先是海寧楊君中訥以精易學名
重公車摠裁健庵徐公雅知之留心物色頌暗中摸
索不能辨分較諸君以文氣揣測曰某卷近似某卷
近似益皆入彀者凡三牘時徐公門人仇君滄柱同
司分較則易名家也徐公付之審定且曰以此徵子
鑒仇君唯唯諦視一卷曰非是更至再至三六如之
徐公曰子何以知其非也仇君曰易之理雖微然昧
者不能通一爻明者可以貫穿六十四卦未有明於

易而猶窘尺幅臨支離重複之弊者夫楊某以精易
學名其談易當如數家珍取携必甚便今此三卷文
誠美第易藝或不免支離而時見重複非明於易者
也即非揚某也徐公聽其言及拆閱果非是一時皆
頌徐公愛才之切服仇君衡斷之精而羨楊君之見
推當世也楊君下第為名益高豈非其力學窮經之
效乎而經學之不可以忽也明矣是科主者不特書
藝殫精而經藝亦未嘗不加以意其風氣之隆人才之

盛夫固有自來矣

河東鹽政彙纂序

國家稽古攷地租賦而外特重權鹽之制歛不及民
而民足商樂洵要政也惟鹽官之設漢時以事屬少
府乃置至於立官河東收鹽池稅利則自魏宣武始
若宋代鹽法計歲課所入申之尚書省操其贏者實
轉運使也明初淮浙長蘆歲差御史一員巡視獨河
東以守東道監司之至成化年間始遣御史仍置都
轉運鹽使司我

朝定鼎遂因之按所定之幅員跨省者三聯府者九
帶州者五共州邑一百七十有一若官之臧否鹽法
不法者悉以憲度從事是轉運司之任綦重也第河
東貧高多不可與淮浙長蘆較而鹽法難易亦各不
相侔今轉運使蘓君自下車以來適際旱暵商艱民
困君於是嚴其功令以杜擾害懸其勸懲以示綏懷
權其緩急輕重以速徵納酌其損益因革以資力役
昭智集思殫心經理者三載駸駸乎康阜之盛矣三

省商民咸頌君之惠溥且遠期且久也而借籌江西
之命下矣余才識黤淺分守是邦乃甫蒞旬日荷撫鹽
兩院令攝運司事而余方以不克稱副滋懼抵卹之
日君出鹽政彙纂凡六卷見示受而讀之如纂池鹽
則旱乾害小水溢害大凡創渠堰定工徭古今之形
勢先後之經營無弗具也纂池圖則道里遠近方位
分明綢繆措置無弗善也纂小池及護池灘地則源

委詳矣纂運治則仰觀星野旁及疆域凡所以明禮
敷教典禮興賢及坊市廨宇武備保釐積貯軫恤諸
政畢舉次以禁垣渠堰山澤官司胥役則保固周而
職守嚴矣至若引課商販種治放掣并運銷禁緝令
甲諸尤司鹽之大端則公私辨而利害明矣一一瞭
如指掌不僅余三日京兆得以奉為章程即後之觀
風者欲求致治之範執是編以問鹽政我知其必有
得歟爰從君之屬而為之序

河東觀風錄序

康熙二十有九年歲在上章敦牂余奉
命分守河東以季冬上浣抵蒲阪甫受事會都轉運
司運使乏人復僦裝至潞邨攝篆歲除元旦奔走冰
雪中而朱墨交奪仍無虛日也明年之三月始獲少
暇故事凡初有事地方者例得舉觀風試所轄州縣
博士弟子員用以覘風氣察士習有關教化甚鉅乃
緘題馳檄諸屬吏集諸生面試彙報公事之餘躬研

閱定等第而示激勸始自季春迄仲夏凡三閱月告
竣既得代返署錄其文之精粹少疵累者付剗刷氏
登梨棗以誌一時之盛為之序曰古之觀人也以行
不能不以言蓋因言以知人而
朝廷因之以取士於是乎文章實關氣運而制執則
發明四子精微蘊奧充非他詞賦論議可比誠不可
以不慎且重也平陽古冀州之域被山帶河唐虞夏
三季所都其人勤儉質朴尚存先聖遺教名賢鉅儒

理學勲業載諸簡冊者不可勝述夫古今人豈不相
及今六州二十八縣多士之文具在其上者羽翼經
傳如王唐歸胡諸大家次亦守繩墨無悖理其文如
此其人與行俱足以維持末俗可知他日者執此以
往佐
聖天子邈隆之治行將於一日之雅卜之矣余以菲
才庸重寄屬歲旱勞心焦思且少孤失學烏足當衡
鑒之任然效他山以攻玉又何敢諉之塵鞅耶閱是

錄者毋徒區區以方隅偏曲之風會目之則幸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錄, 者, 毋, 徒, 區, 區, 以, 方, 隅, 偏, 曲, 之, 風, 會, 目, 之, 則, 幸, 已]

近科房書余各有選本要皆就文論文初無有異同

之見也邇來選家者流好為軒輊而於戊辰辛未之

間尤甚蓋戊辰之文多尚才氣而或畧於準繩辛未

之文獨崇理法而不詭於先正其不同如此此異論

所由來也然而一科之開必有一科之風氣有一科

之風氣即有一科之人才固不可以好惡之私妄加

指摘也余於戊辰房書序中已詳言之矣今試就辛

指摘也余於戊辰房書序中已詳言之矣今試就辛

未而論之自宋以帖括取士其時體制初備文藝無
傳至有明而稱極盛自王唐瞿薛以及歸震川黃陶
庵金正希陳大士諸大家作者林立一皆引繩切墨
折衷聖賢誠後世之津梁也夫理莫精於諸家而不
善學者或失之平淡法莫備於諸家而不善學者或
失之迂拘又必有才氣焉以克之而後理法始為我
用也今讀辛未房書其獨崇理法固已而有能舍才
氣而不事者乎則無乃萎靡不振乎且夫理以樹義

法以謀篇而才與氣則貫乎理法之中以極其樹義
謀篇之勝非是而理不顯也法不神也猶之乎無理
與法也故尚才氣而疎理法與崇理法而詘才氣皆
非至當不易之道也夫才生於天氣養於人根本之
地不可外襲以之析理則理精以之立法則法備先
正大家率皆由此而後之人判為兩途者蓋以馳騫
之才為才以囂張之氣為氣致令懲才氣者或矯而
為無才無氣萎靡不振之理法是豈才氣之過哉余

選雖不足為世標的而於此竊獨留意辛未之文無
才氣者不登亦如戊辰之文無理法者不錄庶群喙
可交息乎是科也
上允言官請復令八旗子弟應鄉會試計自丙辰至
今停止已五科矣
大典再光人文蔚起操選政者更勿以一偏之說限
之

谷園辛未易文選序

余自乙丑以來即有房書之選蓋以地處安閒時當
暇裕故得以留心於甲乙悉力於丹青書藝經藝之
告成常不需時日至辛未歲適奉
簡命觀察中州因思中州扼南北之要觀察摠刑法
之權八郡一州之事無不經觀察而核成任既重治
必不簡懼稱職未遑又何暇引繩切墨日進諸家之
稿於前而一一為之差次也哉乃不意下車之後案

無留續政有餘閒訟簡而刑清俗醇而民朴簿書之
暇仍得親翰墨操選評以從事於房書之後今而后
前志得酬而余心大慰矣况前此余官河東分守蒲
州地僻書賈不即至間有至者又以經藝祇一家言
慮難售往往捆載不多而四方來游之客甚稀其或
暱就余以專稿投示者經藝碩益少購求之法必馳
使省會之地廣求通都大邑之間近則數百里遠且
不下數千里往返動經數月度非曠日持久不能告

竣以視乙丑戊辰之選誠不可指日而計也乃幸量
移來此地居天下之中北接燕齊南鄰江浙又為人
文淵藪遠方書賈無不輻輳雲集搜羅甚便或有未
備者求諸燕齊江浙亦良易易故是科之選不數月
而書藝告成經藝隨以竣事較之乙丑戊辰為尤速
以是知天下事不可逆料大都如此矣若夫文章之
定評選次之成法悉準於乙丑戊辰覽者參考其中
自能默會云

癸酉豫闈行書序

國家以制科取士五十年於此矣今天下又安薄海
內外皆延頸舉踵思自奮于學以赴功名之會而三
年比士群十五國之庶孝以升於
朝俊造之選於是乎在名人碩士多出乎其中况河
南天地之中人文蔚起古來賢達不可勝紀得人
之盛當又何如耶歲在癸酉余承乏茲土叨監試之任
及期校士鎖闈三試之得士四十有七人闈墨具在

既已鑒於主司而行於天下矣夫士攻苦力學畢一
生之功力孳孳矻矻以幾一日之遇固非旦暮之積
也蓋其所以受知者在乎一日而其所以自信者在
乎平時且文章之難自古而然其積之也不厚則發
之也無力昔人論文必歸之學道道勝而力沈力沈
而氣雄發為詞章沛乎有不可禦之勢其淵涵滄蓄
必先裕於平時而後發於一旦可操券而致也苟其
自頽茫然無所挾持於夙昔而隨時進趨以僥倖於

一得無論其不得也即使幸而得之其亦適然之遭
如藍縷貧兒拾遺金於行路非其所固有也夫闡墨
者所以邀一日之知也窗執者所以占平時之積也
竊於簿書之餘取多士之藏稿偕左君鮮民劉君唯
齋而評隲之集中土之人文覘八郡之風氣浮辭必
黜務取其性情理解雖醇務求其識力拔其尤者得
二百四十首詣極雖殊指歸則一如百川之流洪纖
曲直各適其宜而皆朝宗於溟渤也嗚呼文章之道

以時盛衰有明三百年間至於成弘始稱極盛蓋其
時方交泰上下恬熙其啟龐渾穆之氣蘊蓄於人心
而周流乎風俗故其為文博大雍容光明俊偉適會
乎其時也今
國家當郅隆之運而嵩高河洛環拱畿南為聲教文
明之所先及將必有磊落魁竒之士出乎其間倡為
名世之文以鳴一時之盛而肇開風氣之先吾於諸
君子重有望焉

劉仁山孝廉制菴序

癸酉中州之役余承乏監試撤棘後延見多士踴躍
濟濟蓋三河人士美萃於此矣已而濟源劉君仁山
以其所為臨場執筆來謂并索序於余余受而讀之養
識並到機法無流殆盛世之元音先民之矩矱也君
為澄嵐先生令子先生與先少保為同年友時當
國家定鼎之初首應制科之選文章經濟焜燿一時
事往言湮今已久矣余以踈拙待罪茲土而君始登

賢書策名

天府相逢俄頃追叙曩今不禁悲喜交集也今

天子右文才賢彙進君將出其揣摩之餘黼黻

休明潤色鴻業以光大前人之緒而應

當守側席之求其在斯乎君其勉之哉

讀史初階序

甚矣讀史之難非讀之而能貫穿前後心口

了然之為難也老生宿儒白首窮經舉自唐虞三代

以來數而下之攷其世次遷流之故時代升降之由

懵乎不知所對者多矣許君均節統滙古今標舉名

數以韻語括之使童孺誦習了然心口之間其為讀

史之階梯不亦信乎昔楊升庵先生著念一史彈詞

一冊使人一唱三歎可涕可歌古今之廢興成敗若

燭照而數計也蓋升庵負才不偶每於花前月下稠
人廣坐之中自抱琵琶為鼓一闋淋漓忼慨旁若無
人衆驚見之以為狂而不知其中懷鬱鬱聊以寫其
牢落不平之概非無故而然也此一編也可以相從
而相和矣

鈕少雅格正牡丹亭序

湯臨川先生所著傳奇文情兼美其膾炙人口者以
牡丹亭為最祇以不便於歌遂受呂玉繩改竄大非
先生本意蓋先生以如海才拈生花筆興之所發任
意所之有浩瀚千里之勢未嘗不知有軌於格調之
外者第惜其詞而不之顧也茲本則金閭逸士鈕少
雅勘正定本余得之於席丘市肆中披閱之次驚喜
無已買之而歸細讀一過心目豁然始知古人學問

精密攷訂詳明一開未有生面用作後進津梁其功
誠偉矣哉少雅負雋才放浪詩壇酒社間而於聲調
之學老而靡篤終始不衰平日所著審音辨律之書
頗多但以世無知己且非人不傳成後輒自焚之故
世之耳逸士之名者甚少其書之失傳者亦多也余
之得此本也幸甚然不敢秘為家珍用以公諸宇內
遂加校核付刊臨川少雅其無憾矣乎

楚辭序

說者謂王澤竭而詩不作成康沒而頌聲寢蓋詩之
亾久矣屈原生於哀周之季懷忠被譖憂悲愁思依
詩人之義而作離騷離騷者詩之變也國風好色而
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至於離騷兼而有之遭時閭
濁不見省納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諸篇以下居
漁父終焉弟子宋玉不忍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
以述其志作招魂以寤其君景差亦有大招之篇其

憫之也。至矣。迨於漢興洛陽賈誼嘗為文以吊之作。惜誓以寓意焉。而淮南小山為招隱士之賦。東方朔七諫以明諫爭之旨。嚴忌夫子又為哀時命。以致其懷。思其後王褒劉向王逸各有九懷九歎九思之作。皆高屈原之義。做其體而為之辭也。先是武帝使淮南王安為離騷傳。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王逸叔師作十六卷章句。復作九思一篇以附其後。

今世所行楚辭逸本為多。雖然三閭遠矣。志潔而行。芳文約而指遠。可以神會。未可以言傳。反覆咏歎。期於有得焉。可也。句櫛字比。恐其失之遠矣。且後之君子。頡頏於靈均者。固已鮮矣。而追其模範。擷其菁華。以擬於前哲之為。由今讀之。作者雖衆。要皆祖述三閭。慕而效之作。賦騁辭列於譜錄。即不必問其為何人。凡在是編。皆楚風之遺也。余故錄集其辭。去其詮解。并不入諸家姓氏。一以楚辭槩之。授之梓人傳之。

數展轉以多奇運顛連而不偶空使賦成擲地戛金
石以鏗敲筆染臨池築珠璣而生色名高聚謗才盛
招尤周伯况之在東京連徵不起逢子慶之居北海
屢聘寧前然而赤族堪嗟敢犯將軍之怒銚車遠赴
奚辭堂阜之囚謀保哲於鵠原逃思汶水忌雍容於
樹下園畏匡人雖懷曠世之才難免連株之禍善人
惟寶古亦有言信史殘編續於何日而且堦前蘭茁
不聞馮氏之傳經掌上珠胎僅藉甄家之借筆所以

長康埋玉多歷春秋安石碎金半從零落嗟乎席貴
貌似尚開文舉之樽爰女生還不吝曹瞞之璧豈其
連城至寶猶然什襲名山照乘增光而不懸諸通國
乃有陳留令鍾君才堪製錦割善操刀續遺簡於千
秋緝殘蒲而裒集整齊亥爰揮郢客之斤叅訂魯
魚孰過咸陽之市固已一時紙貴無翼而飛遂使曩
哲書傳不脛而走猶謂三都賦就必徵玄晏之文四
本論成欲俟稽康而定不文若僕何以序言然竊幸

於附雲遂若忘其倚玉譬之群行三讓甘作糠粃冠
禮初加願同髦弁云爾

諸葛武侯全集序

今夫士大夫出身臨民典名邦之任非徒曰克稱厥
職而已務取境內之前賢往哲考其功業文章亟為
表彰之俾傳之久久勿替墜方足貴也兩河居天下
中賢才傑出代不乏人而論古者必以南陽諸葛武
侯為最當其躬耕隴畔作梁甫吟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道德高尚固已迨夫草廬三顧受
任馳驅三分之勢已成六尺之孤可託建功立業布

在史策班班可考又夫人而知之茲不具論獨是隆
中數語元元本本料天下若指掌所謂坐而言起而
立見諸施行者非乎至若出師二表天經地緯之文
移孝作忠之旨洋洋灑灑數千百言後之人苟能取
而讀之則其生平槩可想見善夫孟輿氏之言曰誦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不能
論世者不能知人者也不能論世知人者不能讀書
者也故世有祖陳壽一偏之辭謂其長於治國短於

將畧者皆不知武侯之為人并不能讀武侯之書者
也無已則仍取其書而布之且夫石壁塵封尚出經
書之祕奧輶車巡歷爰觀風俗之盛衰况武侯以一
代偉人千秋大業遺文具在可攷而知而忍令其殘
編斷簡竟聽之若滅乎南陽守朱君以政事之
暇采輯信史摭羅羣書間或加以評衡裒為諸葛武
侯全集而乞序於余余幸武侯之文章得傳兼喜朱
君之留心文獻既作長篇贈之而并樂為之序又檢

余架上藏書亦有武侯全集定本爰取朱君所輯者
校讐之不無彼詳此畧此去彼取之嫌因以嘆一人
之收羅有限貴合諸家之本叅訂備考始稱盡善盡
美而無復遺憾也遂出私篋以畀朱君俾其再加彙
輯庶幾人過市上難更呂覽之編客到帳中不數王
充之祕矣

周類邠進士制藝序

且夫文章經國大業也間嘗攷厥源流自周秦以洎
兩漢作者林立若賈誼董仲館司馬遷相如揚雄班
固劉向之屬縱橫排宕抑揚反潑可謂盡善盡美者
矣唐宋八大家務追踪古人成一家言究之世代推
移文風遞降夫兩漢之不能為周秦唐宋之不能為
兩漢時使之也自帖括取士數百年来學士家濡毫
染紙循聲逐影以求苟合幸而獲雋詡詡然自命作

者求其振卑靡而挽頽風者蓋斤斤乎難其人矣周
子類祁司農櫟園公之後孫雪客燕客兩使君之小
阮也世為兩河望族家固多才而類祁獨沉潛好古
博極羣書故其為文清醇雅秀理確氣充將洗空一
世之作者以自抒其經緯雖軌秦漢軼唐宋可也璫
璫者又何足云乎歲癸酉值大比鄉士例以學使者
錄送棘闈而類祁向從其叔燕客宦秦中及試旋里
已後時且限於額數不獲與余與類祁素未謀面向

曾與燕客共事山左頗聞類祁文名藉藉乃力請於
學使者補試始得以遺才與烏及榜發果獲售入南
宮又一試而捷夫他人咕嗶老牖下或十上書不得
雋類祁一舉不踰年而蹴得之誠有如拾芥之易易
是豈偶然哉今類祁集平日制藝若干首將梓而問
之世因以余一日之知乞序於余余惟上世之文渾
以厚其義精盛世之文典而醇其氣粹夫文章雖小
道實一時風運之所闕類祁方將出其經術上以佐

聖天子之昇平下以作狂瀾之砥柱吾知是編一出
不惟世之取功名拔巍科如類邾者尚無怠力學之
勤即白首一經老場屋不得志者亦無遽自悔棄謂
食古無報也

甲戌天中十四名家文選序

皇上御極之三十有三年春復當會試天下士時初
行分省掄才之令士得隨地自見其長而河南八郡
一州之中中儻者遂至十四人視以前為尤盛且皆
知名士也既
廷對先浚來歸各出其牕稿見投裒然盈篋笥益余
昨歲承乏監試秋闈撤棘浚有行書一選為諸君發
平日之藏今此十四人中鄉會聯舉者五皆引文字

相知之雅執節過謙自餘諸君亦皆歟曠就余因
以稔悉其人文之底蘊而為
聖世慶卸運之隆也友人復慙忠為天中十四名家
之選爰不自揣度而為之論列其梗槩曰文章者發
揚志氣之資也科第者鼓舞文章之具也士生筆門
窮卷懷抱區區言不出三家行不過步武心有所見
口欲宣之而莫為傳也口有所宣心欲傳之而莫為
廣也徒抑鬱而無誰語志氣之消歇者幾何惟託於

文章則無翼而飛不脛而走心心相印而口口相承
并作者之學問性情不啻神與交而面與質雖四海
之遠百世之遙推而準之直如同時同地言念及此
有不躍然起奮然興者乎故曰文章者發揚志氣之
資也雖然士生筆門窮卷懷抱區區縱使文章之術
已工而咕嗶一經遭逢不偶論英雄於成敗聽時命
於偶然畢生之願力空敷半路之菁華幾竭此時非
甚精強果達未有不廢然返者

朝廷是以設科第以勸之一試於鄉再試於禮部三
試於
臨軒及其成名而上者讀中秘書儲清華之望次亦
綰符百里膺民社比諸侯不終歲而自致青雲顯榮
駑突夫人情心有所慕則手足不知疲世多槁項白
頭窮年盡氣而不悔職此故也故曰科第者鼓舞文
章之具也今諸君之科第成矣文章顯矣當世莫不
知之而余獨竊窺其志氣之所存於燈牕之業評隲

之次若並取其學問性情遭逢時命而共相攷訂也
且並取諸君之學問性情遭逢時命共相考訂以為
八郡一州之士之未得為諸君而行且為諸君者倡
也夫諸君非文章無以成科第非科第無以顯文章
方今
令甲新更懷材抱藝者不難隨地自見光前啟後之
盛已於諸君得其端倪繼自今不患科第之不成不
患文章之不顯惟在法諸君之積志氣以達文章用

文章以取科第云耳夫取已售者之文思其工故而
庸為法式此士子之定程也余是選又寧第為諸君
表章論列而已哉選成得文若干首余總其成細分
丹黃之任者為同里左鮮民劉唯齋之力云

計甫草孝廉詩集序

吳江計甫草先生早從先少保遊又與家季父同舉
北闈鄉試通門交誼甚密也已先少保見背余與家
季父寂寞里居先生每來春明輒過存慰藉不改疇
昔間就荒園小樓下榻數晨夕因得傾囊倒篋遍讀
所作詩古文皆卓然成一家言不可朽先生千古人
也自明之季世年纔弱冠即以文章聲氣為已任入
本朝才名益振海內推儒林著目者垂四十年顧遭

逢不偶僅博一賢書且遘尤妄至終身淪落吁可謂
窮矣然先生學道著書之念因以益堅於理學則師
黃岡曹厚庵先生而尤以崇尚程朱為本於詩古文
則友堯峰汪茗文而一字一句必以古大家為法今
先生身沒言立其改亭文集宋牧仲中丞業為鏤板
吳中昨令子希深來游大梁惠示一冊并持家季父
書以詩集序見屬余則何足序先生詩者及取改亭
文集讀之較昔所見十僅五六詢希深始知為茗文

所刪而先生遺命必以是為定本詩集亦然曾有書
致茗文云有韻之言不若無韻之言為工故所存益
復無幾余乃慨然謂希深曰此非篤論也且前人虛
受之衷與不自滿假之意後人膠而執之致有美弗
盡彰亦非所謂善繼善述也夫詩文之道蓋有不知
而作之者可無論矣苟其卓然成一家之言則雖率
意之篇偶然之咏單詞隻語要皆作者精神之所流
注而不可以或忽使必執一律以繩之合吾意則登

不合則去甚者未論文先論題曰某題當錄某題不當錄是選也非集也抑選者之意見而非作者之精神也究之是非去取未必有當於古人而一以趨時為尚又安用此引繩切墨為哉况先生著作久已流傳天下設後有見者某篇某咏皆集中所不載不議斯集之闕畧則疑所見之非真矣夫因選者一時之意見使天下後世議斯集之闕畧猶可言也因選者之意見一時闕畧致使天下後世疑真為贗埋沒作

者之精神又寧忍言乎余觀改亭文集中與門人論詩數則元元本本皆非時下所及先生之詩慮無弗工者其云不若無韻之言謙也希深歸其裒輯先生之詩若文盡以藏稿見寄當先謀刻詩集之全而徐與中丞商補文集之闕畧毋為堯峯所終蔽希深曰唯唯請即以為詩集序遂書以付之

逸事彙鈔序

逸事之傳由來尚已上古風淳政簡紀載不繁顧刪書斷自唐虞而典墳丘索之文猶有逸出於尚書之外者况後世乎中天文備史無闕官且列國各有成書自孔子因魯史作春秋遂繼尚書而為史家正統向使不經聖人之筆削則與晉之乘楚之檮杌吳越之春秋等逸史耳左氏因春秋作傳去聖未遠宜若無譌乃不獨公穀後先互有同異即國語出其一手

逸事彙鈔序

詳畧已自不同然後知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
異辭古語正復不謬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其不得
舉逸書而廢之明矣司馬遷作史記博採諸家之說
擇其言尤雅馴者法取善三代而上則本以前諸書
七雄而還則本戰國策無無本者遷史於是稱良焉
世本為史記草稿猶左氏之有國語汲冢晚出比之
典墳丘索要皆逸之類也班范踵司馬之後義例詳
明而東觀荀悅之書亦並傳而勿替自是以降正史

非誣則陋而逸事倍多若函史叢書六朝小說列代
小史之所蒐羅纂集不可勝紀大都國史未定固可
資採擇於當時即國史已成亦可備參稽於後世逸
事之有功於正史若是其鉅而頌可忽乎哉有明三
百年中其有實錄之朝或尚可攷迄於季世朝常國
故事愈夥而愈失其傳非藉草野文獻之徵幾何不
下同於杞宋爰向四方知交之留心於此者遍為乞
借而錄其副得若干卷顏之曰逸事彙鈔什襲而藏

之以時省覽廣知識雖未足當一代之史而史之異
同疑信不即此而存耶且夫史之不得其真也久矣
凡政事典章皆取材於實錄會典已不無溢美致飾
之弊而人物列傳又惟私家誌乘之是憑所謂諛墓
之辭有褒而無貶曾不若傍觀載筆者可絕瞻徇顧
忌而是非悉出於至公也縱或稍有參差亦人各一
說何妨叅觀互質以審異而致其同然則逸事一書
其傳疑傳信不翅與正史埒或且過焉余之是鈔殆

不可以已夫

春明夢餘錄序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典章制作土俗民風卓然在人耳目間生當其時自無不可以燭照而數計也迨世遠人湮城郭人民皆非其舊學士大夫每一過而流連感歎生焉於是不得不以所聞所見裒集成書存先世之規模脩後人之考證故從來修史者必廣求天下遺書非無謂也春明夢餘錄者少宰孫退谷先生所輯也先生家本燕京為一時文獻慮有明三

百年以來輦轂之下所聞所見散佚而莫紀泯沒而無傳爰彙集成編凡七十卷而顏曰春明夢餘錄者蓋即東京夢華錄之遺意云夫明之都燕也自成祖以至懷宗曆服最久凡宮殿樓觀之制朝堂百寮之位以及山川風土花草禽魚何莫非祖宗神靈所式憑德澤所覆被焉者後之人過其都入其里登山臨水問俗觀風誠快意當前也而徒知居者之逸罔思作者之勞是殆數典而忘其祖矣可乎哉抑猶去古

不遠風景未必遽殊也若夫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南北二宋其間建都立國幾遍天下至於今問累朝之故跡亦惟委諸荒烟蔓草中而已又誰知憑而吊之指而目之則後之視今庸可問乎在先生之書既傳人世余知有修史者出以遺書進將披圖而攷按籍以稽不啻生當其時如燭照而數計也明矣論先生之功豈在班馬下而先生且不欲顯居其名也先生之意深遠矣

慎獨堂全集序

士大夫生聖賢之後繫朝野之望講理學談忠孝著
為文章所以傳不朽也是以劉賈谷陸之徒瀛洛關
閩之教或封章之剴切或道德之淵源莫不傳之當
世昭示來茲要之二者各有所取爾也慎獨堂集新
安呂忠節公豫石先生之所著也凡二十六卷各種
具備非其入告章疏即其闡發孝義與詳體致知力
行之言未嘗摛華揆藻臨文章之陋習獨能出其性

情以成古今之大作嗚呼先生可以不朽矣且先生
又非獨以文章不朽也先生弱冠成名由兗州司李
累遷吏部郎歷尚寶太常卿總南庾廩大司馬職其
時當讒人罔極之秋國事倥傯之日而先生殫心悉
慮仔難肩危兵不虛伍食不告遺凡可以利國家庇
民人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先生經濟之才又已昭
然天下矣夫才高者聚謗名盛者招尤先生卒以被
讒而去去而講學於芝泉以斯道為己任未幾國步

艱難中州先敞先生以致仕司馬而慷慨從軍守城
殉節天下又已敬先生之忠義矣先生豈獨以文章
不朽哉雖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先生之
德與功固已光昭日月歷久彌新者矣若夫言所以
傳其德與功者也迄今讀先生之全集如奏疏條議
有若賈太傅陸宣公之剴切敷陳也語錄箴銘有若
朱考亭程伊川之淵源聖學也以至告陵祈雨諸文
感遇閒居諸什無非忠君憂國之所至後之人讀其

書即以其人傳之久久勿替隆則先生為不朽之
人先生之書亦為不朽之書矣故曰言者所以傳其
德與功者也

綠波樓詩集序

明興三百年作者林立以詩名世者固多大家而好
尚不同取舍各異風氣亦因而數變其間力挽頽流
規模古昔繼唐音之正聲者前有北地信陽以開其
源後有濟南婁東以承其緒駸駸乎莫不趨李杜而
步岑王於是前後七子之名遂盛傳於天下維時繼
臨於北地信陽頽頽於濟南婁東而不與七子之數
者又有助甫張先生先生當嘉隆之世弱冠登第官

游數十年著作甚富余考誌傳中言先生之素志於
文趨先秦漢魏詩不為唐以後者心甚好之迄今所
傳綠波樓集凡若干卷其命筆也渾雄其吐詞也雅
切字擲句比之間無事詰曲聲牙刺劃纖巧而悉合
於大雅之元音匪徒貌似之已也噫先生寧第心甚
好之哉夫先生之時何時也濟南婁東諸公方蜚聲
壇坫名望藉甚於一時為先生者不綦難哉而徃來
贈答爭相引重天下之傳而誦之者且不出諸公下

抑余聞三甫之稱惟先生為最夫文人相輕自古而
然以謝茂秦之伯仲於濟南婁東而同時有布衣宗
登春者猶不滿其詩與人先生則婁東稱之不置口
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况先生之詩班班可攷也余
承乏中土常思先生迄今百有餘歲矣遺集之流傳
或不免於殘闕表章萬一是余夙懷也而新蔡令呂
子且先我而得之隋珠和璧諒有同好耶余又不知
先生之古文其方駕於先秦漢魏者更何若也惜乎

其未得盡觀也

禮山園全集序

禮山園集者襄城李禮山孝廉之所著也孝廉為先朝大司農恭靖公之六世孫司農公以理學名家淵源勿替迄今紫雲書院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者且家素多藏書又有園亭精舍遺構茨山之麓以故禮山得肆意其間閱歷寒暑窮搜廣覽博極群書遂著成一家言既多且且工人叩門求讀禮山園詩文二集者踵相接也後考庶屢困南宮意不少自貶抑益究心

於先秦兩漢諸子百家之書靡不貫通融會咀吸英
華故其為文也嶽嵒而歷落陸離而彪炳即其往來
贈答之作與風雲月露之章莫不鼓吹六經驅馳風
雅夫德厚者其澤長源深者其流遠孝廉之博學工
文孰非司農公之有以啟迪之哉且余嘗聞世之尚
論者曰秦漢以後無文唐以後無詩非無詩與文也
蓋自八大家出而學者循聲逐影不曰韓柳即曰歐
蘇數典而忘其祖惑亦甚矣甚至類孫叔之衣冠似

席賁之形貌并唐宋亦不可學而至尚何秦漢之足
云乎今讀禮山園集若干卷其文則司馬子長之流
亞也其詩則杜少陵之風格也要皆本學問之淵深
寫性情之逸致得於心而應於手駸駸乎駕史漢追
雅頌又豈唐宋以下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其書具在
世之人取而讀之足以証余言之不誣矣

逸德軒全集序

士有脩身於家而道德人品可師可法者在一鄉則一鄉重之在一國則一國重之推而至於天下天下亦莫不重之抑非徒重其道德人品已也即偶發為詩古文片言隻字甫脫稿爭相傳誦願共表章於不朽嗚呼士誠得此不榮矣哉余蓋以之物色天下士而於簞山田君庶幾遇焉簞山為睢州儒宿峻以持已和以與人講求於誠意正心而不嫌拘執徃來於

名公鉅卿而無事詭隨簣山之道德人品信足重也
夫間或閉戶不出仰屋梁而著書積生平所制作凡
若干卷持以問世傳不朽可矣而簣山抑抑自下不
欲遽銜於人其亦良賈深藏若虛耶後同學諸君子
請益力簣山不得已勉出其半既又去其中十之三
諸君子共醵金以付剞劂而簣山之詩古文遂傳於
世余讀其集於詩則本乎性情文則協乎規矩下筆
千百言淋漓滿幅無非體會於躬行實踐而得之者

在諸君子夫豈阿其所好哉今而後余知簣山不獨
道德人品爭重鄉國天下也已且余嘗相天下士矣
稍解章句習吟咏詡詡然自命作者沿門懷刺執卷
而進以售於大人先生縱被揶揄勿顧也夫士先不
自重遑問人之重之耶如簣山者韜光隱跡遜讓後
巡始也不欲人知繼也人將知之而又不欲遽自以
為無可疑也於彼於此度量不甚相遠哉余重簣山
之為人而兼重諸君子之能知重簣山也爰誌數語

以示同好云

四照堂集序

豫章王于一先生抱蓋世之奇才負軼群之大志慷慨磊落不事家人生產至於文章書法莫不傾倒一時傳誦人口而卒以不得志而死於今三十餘年矣所傳有四照堂詩古文二集余素景仰先生之為人讀其書因掩卷而歎曰以先生之奇才大志殆天生之也夫天豈虛設此人與芸芸搃搃者為伍哉而乃僅博一青衿數竒不偶鼎革後江湖浪跡惟賣文為

活遂轉徙流離游於淮家於揚既且客死於武林死
之日更無以殮甚至蕭條旅館環視無骨肉之親含
飯假友朋之手嗟乎天於先生何慘刻脩至此極也
彼夫庸碌者流名不聞鄉黨生不關有無役役烏米
鹽瑣屑之是務以視先生豈可同日而語哉而偏得
以席豐履盛終老牖下問之天道尚何言哉尚何言
哉雖然窮達命也富貴時也何足為先生惜先生且
以其詩古文光昭千載若日星雲漢之亘古不滅也

若天經地義之歷世不刊也與其脩生前之福澤泯
沒無聞何如享死後之榮名流傳不朽耶則先生雖
死猶生也且余聞先生之客武林也兩峰三竺之間
足跡幾遍其西有湖水光溶溶中有亭傑出凡四方
之詩人墨客登臨遊覽者徃徃題碑版誌勝事幾無
隙地先生酒酣耳熱給守僧去去而盡投之清流至
今浙人以為美談噫此豈常人之所能為哉而先生
之遠過乎人者不獨於詩古文見之也已

孝經集註序

昔夫子有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明乎孝也者
生人之大本治天下之大經也是以教養之言散見
於六籍而統會於孝經上而天子諸侯卿大夫下而
士庶人雖分五等之別而總為百行之原古聖帝賢
王始於朝寢視膳之節推而極於宗廟饗子孫保何
莫非此道也自孔子道衰微言中絕孝經一書遂湮
沒於秦政灰燼之餘漢興除挾書之禁一出於顏芝

之藏丹出於恭王之壁而考註箋釋始能盛傳於天
下獨是去聖漸遠源流各別說經起異同之見釋義
尚訓詁之文如韋昭劉劭孔安國鄭康成之屬何啻
數百家求其擴充義蘊上合聖賢作經之旨者什不
得一善乎唐玄宗之言曰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
為主剪其繁蕪撮其樞要是亦尊經崇本之義也夫
歸德別駕陸子商巖至性篤行士也不幸早孤常抱
蓼莪之痛時興風木之悲因采輯大全箋註易知通

俗諸書鐫刻成編名曰集註不惟闡明經義之指歸
抑且隱寓終身之孺慕嗚呼其志亦足尚矣余取其
書而讀之見其字櫛句比不失於簡不流於繁藹然
如聖賢起敬起孝之風以視夫異同訓詁之家不大
相徑庭哉且余幼失所怙伶仃孤苦恃太夫人鞠育
之恩幸而成立懷毛生捧檄之心效安仁奉輿之樂
曾幾何時而太夫人復中道棄捐罔極之恩終身之
痛與陸子境遇若合符節余既悲陸子之志因復以

之自念而為之序之如此云

初盛十二家唐詩序

詩學之傳也遠矣唐以之設科取士而天下之人才
遂莫不應運而出後先接踵成一家言以爭鳴於一
時蓋駸駸乎與國運相終始矣語云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其信然耶迄今追數有唐作者慮無下千百
家家各成集雖其間趨向不同風氣數變而初之流
為盛盛之流為中晚要亦時代使然後之人何必泥
焉然而溯黃河於九曲者必窮其源望岱山於千仞

者必造其頂論唐詩自不得不以初盛為祖猶文之
先左國賦之首班揚也顧自唐去今千有餘年諸家
遺集不無散佚殘闕之慮實賴後人之搜輯余嘗有
志而未逮焉家素多藏書年來廣為購求架上所積
稍稍稱富於是缺者補之訛者正之訂成定本以資
觀覽既又不欲私為枕秘擬全刻以公海內而猶恐
搜羅之未備也不敢欲速以遺疎畧之訛爰梓初盛
之在人耳目前者凡十二家先以行世若海內藏書

家更有善本可以補闕訂譌者尚靳不私所好亟以
示余余不憚手鈔副本剞劂流傳前以表章古人後
以嘉惠來學仍當推述所自不忘木本水源諒亦好
古君子所樂聞也并志於此以為引王之資云

唐大曆十才子詩序

制作之道一代之風氣即生一代之人才習尚不無
異同要皆運數為之也故有項背相望所爭祇前後
之分而格調遂因以大變在前者不必其俯而就在
後者不必其改而及事有固然理所必至也如有唐
之詩初盛中晚作者之遞踵相接也而以詩名世
者自成一家徃徃不一其途各以其集傳之天下後
世天下後世之人亦各因乎好尚以為宗法未嘗有

所減否於其間余嘗搜輯唐詩至大曆十才子而知其故矣特是十才子中其有集者七人至如苗發吉中孚夏侯審者所傳僅一二章心竊惑焉夫使此三人者姓氏不出於鄉黨名望不重於人間即使泯沒無傳亦何足恠乃考之史乘固與彼七八者俱以能詩出入貴游之門迭為唱和形於圖畫一時並有才子之稱者也則三人之著作斷不當寥寥若此夫豈當時盛名之下猶莫為之傳耶抑後之人搜羅未備

以致殘闕耶詩道莫盛於唐學士大夫無不以此為業三人者又以唱和名天下而遺集所傳寥寥若此千秋不朽如是其難耶倘好古之家有度藏善本富於余所見者幸勿秘惜惠以示余使得與七子之詩裒然各成一集無此羸彼詘之憾余當亟梓行世以成大觀表章古人諒有同志不待余言之畢也至十才子之詩其所以變初盛而為中而猶未遽即於晚余固曰風氣為之第並陳焉聽天下後世之人各因

好尚以為宗法而已

陳稽留先生評點戰國策序

古文之法不傳於天下久矣究其所以亡於妄作者
半亡於不作者半而亡於作者猶不免十之二三也
何也世人不皆好學深思則或過而輕試淺嘗或不
及而自安固陋二者之病徃徃適均作者則不然務
為名高而中亦實有所得夫實有所得則必不輕試
淺嘗務為名高則必不自安固陋以此漸進乎古似
亦無難而無如風氣之囿人也古文推兩漢並雄而

論者以班馬之間為一大升降韓昌黎號稱起衰八
代而或謂文亡於韓此其故何哉蓋風氣之遷流變
於不自知而極於不可挽班學馬者也而馬之法亡
於班者已多而况六朝以下乎韓學班馬者也而班
馬之法亡於韓者更復不少而况八家以下乎士生
乎今而望古為趨倘復不自振奮而一惟晚近之是
學將求為八家而不得而古文之法遂真不傳於天
下君子有憂之憂之如何亦還以古文救之而已矣

夫先秦兩漢古文之祖也而戰國策又先秦兩漢之
祖也以史遷之集大成也其於國策繩趨尺步循循
焉不能出其範圍則天下後世之舉莫能出其範圍
也明甚而無如其法之不一傳也明明盡人能讀而
盡人未必能知也於是稽留陳先生乃取而評論焉
章法句法字法一一彰明較著其所以工之故而并
傳其法外之神使讀者易知而知者易學學乎此而
以之放而之乎先秦兩漢直濫觴耳語有之取法乎

上僅得乎中夫縱勿克躡乎先秦兩漢以驟幾乎國
策之文而於先秦兩漢之源流殆瞭如指掌而必不
至求為八家而不得古文之法重賴先生以傳自有
此書奉為科律妄作者可以止不作者可以興即作
者亦開拓心胷可以望古為趨而不囿於風氣先生
之功在萬世寧獨與起衰八代並哉余幼從先生游
於古文徒未卒業為後學計鏤板以廣其傳士苟有
志斯文當人購一編比之家經戶誦可也

陳稽留先生評選古詩序

天下至變者莫如詩詩由人心生也人心至變故詩
亦至變三百篇無論已即漢魏六朝四唐宋元無一
代同者後人亦嘗規模前人各有所宗尚而及其究
竟要皆自成一家故同而不同猶之不同而同同者
其理與法而不同者其辭此千古不易之道也至有
明七子始求同於辭卒之辭不可同而徒失之理與
法矯七子之弊者又异理與法而求其不同夫理與

法與辭盡歸不同而詩道又寧可問哉
國朝興文教大盛風雅之士雲蒸而霞蔚顧積習難
挽兩說猶互相牴牾或者欲為折衷而俎豆所承又
非大宗正嫡浸淫流下朝中晚而暮宋人即初盛唐
且一丸泥封而何有於六朝更何有於漢魏夫詩亦
各隨所好且本以道性情原不必規摹前人而強已
意以求合特是既為此事而不洞悉此事之源流則
味其從來而無以盡此事之變况等為學古何所往

而不宜安在可學宋而不可學唐可學中晚而不可
學初盛可學唐宋而不可學漢魏六朝如其辭則
漢魏六朝為近古之辭唐宋為近今之辭世或以近
古之辭為恒見而厭之以近今之辭為不恒見而喜
之殊不知今之視昔則以漢魏六朝為近古之辭後
之視今又將以唐宋為近古之辭世或以漢魏六朝
之辭為恒見而厭之乃人盡不為則恒見者反不恒
見而何必不喜之以唐宋之辭為不恒見而喜之乃

人盡能為則不恒見者反成恒見而又何必不厭之
如以其理與法則天下初無二理亦別無二法而又
何可妄生其同不同之見為然則欲審其不同以致
其同統其同以泯其不同標理準法脩辭以立詩教
之宗誠舍漢魏六朝無以洞悉其源流而盡其變也
已昔先少保嘗有得於此舉以質之當世惟錢塘處
士陳稽留先生所見若合符節因下榻延先生相與
上下古今首出古詩紀屬先生甲乙論定先生乃釐

其卷帙訂其篇章考其時代之變而泝其沿襲之源
流別其所以不同而務求其仍歸大同之致顯則尋
其好尚而微則表其性情於揚風托雅之中而隱寓
其論世知人之識其品題至當而闡發至精詮解至
詳而去取亦至慎微獨七子質質與矯七子者之偏
枯不能窺其藩籬陟其閫域即世之自以為介然傑
出力折兩說之衷而學愧大成才慙備美心術品行
詭異而不純無當於溫厚和平而徒貌取夫博奧新

奇之迹者視先生不大相徑庭也耶且夫明人之所
學者初盛唐今人之所學者中晚宋人語其變則中
晚之於初盛宋之於唐似絕不相侔而辨其源流則
不但中晚實出於初盛而宋之作者且實出於唐觀
當時大家如元白溫李韓孟蘓陸皆極為後世所鑱
仰而探其底蘊無不本諸杜陵他可知矣先生於是
選特揭陰何庾鮑諸家為杜陵鼻祖者表而出之摘
其章句之師承以為學杜陵者取法乎上之止鵠此

於初學尤有裨益夫知中晚宋人之出於杜陵則知
學杜陵知杜陵之出於陰何庾鮑則知學陰何庾鮑
由陰何庾鮑而更極推之漢魏六朝層累而上學初
盛者固不囿於明而學中晚宋人者亦不詭於今先
生之功勿之可朽矣惜乎先少保費志早歿不及見
此書之成僅發其端藉先生以竟其緒而先生於發
凡之例殷殷致歎不忘本本水源烏則社於此書其
必圖板而行之者蓋既以傳先生之業立天下後世

之教而尤以慰先少保之心也夫

谷園甲戌房書選序

會試取士之數從來但分南北中卷而不分省分故
每省中式多寡大有不同或數十人或十餘人或且
寥寥數人甚至虛無人焉所以然者緣鄉試額數既
分多寡大省舉子常不啻倍於小省而省分又有遠
近近省之往來甚易無不輻輳公車遠省則山川阻
修非數月不能達京師資斧之費甚艱設不得雋金
盡裘敝之歎殆將不免故公車至者先自寥寥以少

廁多而又無一定必取之額於以計多寡爭得失豈
不難哉甲戌會試
皇上允九卿議分省定額使人才得隨地自見蓋有
鑒於此也是科南宮奏捷者各省皆盡其所長而余
方承乏中州先是癸酉秋闈獲與監試大典人文之
盛遂得寓目間歲南宮適逢分省法行兩河登第之
士遂稱極盛而聯捷者亦多於從前諸士殆應時而
出為

王國克生者哉兩河如是他省可知余因是而歎立
法之善也抑從來選家惟憑房墨之流行以為採擇
而前此各省慮多不備今則林林總總無此羸彼詘
之患使余得藉以廣其聞見是亦有厚幸焉至士子
讀是科之文而仰見
聖天子樂育人才無遠不屆之至意因是以奮興淬
厲不自限於僻陋褊小而豐其學殖以進觀上國之
光後此科名且將日盛又不第如歐陽詹之於唐代

偶破天荒也已

谷園甲戌易文選序

五經之道同歸舉一經而即以知衆經之理學者誠欲讀書明理則五經不可偏廢也自制科分經取士而舉業之學或相承師弟或授受家庭人各一經經各一說士子專經以應試主司因經以分房遂有白首不知客經之說者矣然既以明經取士則經又不得不分果能窮治一經要皆有聖賢之精義微言在不知何故五經之中習者又分多寡於是春秋禮記

以習者寡而有孤經之目惟易詩書稱三大經三大經之中又以易為首此從來沿襲之通例歷久而不能變者也嘗就易論易合義文周孔之精神而成書其道甚微其功甚鉅學者講習考究可以窮天地之變化知事理之吉凶大矣哉洵足列五經之首矣而治易者亦最多名彥每科常倍於他經至甲戌臚傳三及第同以易經衷然居第一甲又皆海內知名士狀頭更屬江南領解幾幾王沂公商文毅之烈

焉此自開科以來所不多見之盛事也於是而易之大不益信哉或曰易理幽而難明不若四經之文顯而易悉此其說誠是也而不知習乎易之道則諸經皆可以統貫而靡遺性情矩矱紀綱治亂何嘗不備於易中占其象玩其辭可尋繹而得故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明乎易之為書通徹天人兼該理數儒者修己治人之大經誠得其理而服習之上以定一世之後違下以卜一身之趨避

豈僅僅為獲科第拾青紫計哉余序甲戌之文而并
及之以質諸天下之學易者當以余言為不誣矣

河南通志序

河南省為古豫州之地居天下之中北界幽燕南鄰
吳楚西達秦晉東接青齊帝王之都則有殷周漢魏
晉北魏齊周隋唐五代宋封建之國則有杞宋陳蔡
鄭衛邶鄘郟統許申列代陵寢則有伏羲帝嚳女媧
成湯殷高宗漢光武宋太祖以及殷之諸宗周之諸
王漢宋之諸帝山川形勝則有王屋太行轅轅伊闕
熊耳崆峒汴河漳衛淇睢潁汝伊洛澗灑而且嶽則

首列嵩高瀆則雙分淮濟至於人才物產之盛民風
土俗之淳誠八表難同而九州莫及間嘗謂自古建
都之所燕山而外雄則推咸陽麇則推金陵而正大
則無如天中所治汴京洛邑皆有橫被六合之勢焉
且夫居天下之中有橫被六合之勢而古蹟名勝人
物風土又盛且美若此此豈非太史採風所必亟而
職方王會所當先者哉志乘之書誠不可不豫備
昌時之紀載矣雖然如前之云舊志猶或能詳之而

社以為不可不踵事而增乃在年來

聖澤之涵濡與

天章之炳煥也蓋兩河自明季凋殘之後元氣勢難

猝復今者河患息矣流亡歸矣荒蕪闢而生齒繁矣

國家定鼎已五十餘年而我

皇上之軫恤撫循又三十有四載深仁厚澤何所不

至而後乃今得再見此殷庶也斯豈從前所有乎養

足而教興多士莫不熙熙於棫樸菁莪之化而

聖天子復以昭回之象示之甲戌之秋遣官頒發御書扁額於禹王臺游梁祠嵩嶽淮瀆一時萬姓翹首改足瞻仰歡欣守土之臣與縉紳士子多作為詩文歌頌以志古今不世之遭逢斯又豈從前所有乎故攷土田稽戶口徵物產驗歲時而知悉由於聖澤之涵濡也述科第紀人文載風謠傳詞賦而知皆本於天章之炳煥也至於

蠲租之詔

祥刑之旨

整飭官方慎簡大吏之至意咸可登之簡冊弁冕卷

端且敬書祝釐萬壽之亭而民情可見凡此皆足補

前志所未及以昭垂奕世夫寧第飾觀美脩紀載而

已哉社以菲材承乏屏翰惟贊襄盛事樂觀厥成而

就其蟲測管窺附颺言於編末青雲不朽良有厚幸

矣

張東海全集序

華亭張汝弼先生舉成化丙戌進士由兵曹出守南
安志操耿潔不與流俗人為伍生平抱負徃徃託意
辭章且素工草書每命題伸紙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甫成即以畀人多不存稿間有一二偶存又以書法
之精輒為賞鑒者持去以故私篋中寥寥也而嫻友
胥史之家珍藏私錄者頗多安石碎金烏先生復習
見當世操觚染翰之子粗知文墨遂詡詡然自命作

者哀然成集粹而問世究之瑜瑕不掩為有識者所
竊笑因思痛矯時弊不屑委阿從俗故任其零落絕
不加意是以益從散逸嗚呼雕蟲刻鵠雖壯夫達士
之所羞稱而身沒言立亦孝子仁人之所共願先生
歿後三十年其仲君都諫公檢諸遺篋十止八九乃
訪之婣友之所珍藏胥史之所私錄者得文若干首
詩若干首各分四卷然僅十之二三也又恐廣偽舛
錯非表章前人之至意乃廣求質正名公先輩長沙

李相國手為批訂北里孫內翰偁加評衡并各以序
言詳其端委而斯集乃告厥成矣且夫先生之立身
行已高邁曠達不為污合取容故其吟詩作賦隨其
興之所至不假雕琢而縱橫排宕理足詞豐直入班
揚之室居然雅頌之音迄今百有餘年讀先生之文
章如登山仰岱溯水知宗設或當時不致散失使得
盡窺其全豹又不知若何大觀也雖然夜光垂棘惟
不可多得故寶之者衆今先生之集縱為數無多而

各體俱備且經諸先輩鑒定足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矣豈徒與世之操觚染翰者較長絜短也哉先生後嗣繼起皆能世其家學不失矩範今涪川令世綬其文孫也余以是知先生甚悉云

虛直堂集序

劉子山蔚為商丘名下士以詩古文見重於時所著有虛直堂集若干卷余讀之深歎其學之富才之長方駕古人而莫能名其所宗也乃為之序曰世之為詩古文者多矣可傳者百無一二何也無知妄作者多而一得自滿者亦復不少也夫學問何途詩古文何事而可冒昧以幾乎彼妄作者固不足道已即偶有所得或文工一體或詩倣一家自以為能事畢矣

而不求其進將并從前所得者而失之尚何足傳之
有劉子之為詩古文也則不然始亦猶為近代之詩
古文已而歎去日趨於古不屑屑與當世絜短較長
既又以為未足進而益上直追漢唐以前繼且兼容
并包與古俱化令讀者不知其何所宗法世遂謂劉
子善變夫謂劉子善變似也然使涉獵未富抱負無
所短長劉子雖欲變又何所扶持以為善變之具乎
余故深歎其學之富才之長也且夫變之云者非第

在體格之間也體格自有一定文之先秦兩漢六朝
唐宋大家詩之漢魏六朝四唐宋元明人代各一體
體皆可傳何必不變亦何必屢變以詩文之工故不
在此也惟是神氣所在始於無法以入於法終於有
法以歸於無所用法是乃所謂化也境詣及此如夏
雲隨風鴻文恣川光怪陸離不可方物非讀書養氣
數十年何能造此極哉而原其始不過由於不自滿
假之一念因以此序劉子之集並為天下作者告之

開封府志序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籍下及侯國皆有史官以

紀時事地里之有志昉自班史其後府州縣亦得編

纂成書備存故實使來者有所考據具悉興除釐正

之要務志之有裨於治道也大矣哉夫士大夫受爵

朝廷出司名郡其境內險要阨塞之圖戶口多寡強

弱之數與夫民風物產先賢耆舊之盛衰雖簡策所

載按籍可稽然閱歷既久散佚居多不有脩明後何

此處為另一頁的方格，內容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述焉且兩河居天下中輪蹄輻輳四會五達之區其
治倍難於各省而開封又為中州首郡轄四州三十
縣其責甚重其事甚煩有官守者雖慨然懷古思復
典章文物之舊而簿書期會猶懼不給亦安能操柔
翰討掌故留心圖籍之事哉以故闕軼廢弛久久未
有續輯者夫稽古成書黼藻潤色其事必在民安物
阜之後久道化成之餘也太守管君蒞任以來政播
治孚民人樂業膺煩劇之任騰報最之聲固已超越

前人光昭懋績者矣乃復摭採舊聞網羅放佚新志
聿就犁然可觀余與管君同事有年其治行之優長
才華之豐贍在所素悉今觀其郡志一書紀述詳該
文藻鉅麗為從來作者所未備余因之有進矣夫志
乘代有而可傳者少以其辭多蕪陋也紀載或闕而
湮廢興嗟以其繼續無人也若此書以博古知今之
人述化行俗美之事其傳之久久勿替墜必矣豈特
有光開封一郡已哉然而循良旣奏

綸綽方頌後之繼管君而來者踵事增華俾無闕佚
是則管君之志也亦余之所厚望也因序此書而并
及之聞管君之風者當無不慨然興起矣

夕佳亭詩序

有才之士無所抒寫其才往往寄情於詩酒以陶泳
其天真此得乎才人中止之道焉尚矣又有狂言驚
座假酒以澆其傀儡因而悲歌慷慨嬉笑怒罵其為
詩也無非憤懣不平之氣彼其人自以為俯視一切
也然幾何不為有識者所指摘哉夫以酒傲世且不
可况乎詩也者固將以傳世成不朽之業也使後之
人讀其詩目之為有才而未免惜其狂也無乃於才

有所累乎則大不可乎且如詩稱三百篇夫子亦論之曰可以怨然忠臣孝子之篇思婦勞人之什怨矣而溫厚和平之詞居多究未嘗激切明言以自道其怨是則專於言怨者余謂其詩必無足觀已汝陽李子實遂蓋有才而寄情於詩酒者也富貴功名不以動念而遨遊於名公鉅卿之間所著有夕佳亭詩余披讀之下見其氣之靜斂詞之婉轉絕不露抑鬱無聊之意如是而言才才斯可貴耳至夫感懷之作讌

會之章與良辰勝景之從遊前賢曩哲之故蹟其所徃復流連登臨憑吊者無不出乎性情之正而不作怨天尤人之語故李子之才海內爭相引重云今開封有脩志之役李子實董其事夫以李子之才而又得溫厚和平之意則其立論也必不倚於一偏其選言也必不患於無擇成書之後必信而足徵開封之風土人文山川景物必倍增光采矣如李子者其才若此何必寄情於詩酒亦何必不寄情於詩酒也哉

贈雲間楊士升法師序

烹絳雪於丹丘御冷風於綠野餐霞吸露飛舉高昇
此僅見之事而不可以為訓也要知老氏之學近者
以修真煉性為功遠者以博施濟眾為務法必求其
真授派必正其源流夫是以道高一世而名重當時
非然者其不為傍門曲學幾何矣雲間楊子士升益
得祖師薩真人之傳者真人之學亦出於嗣漢天師
乃不授子而授徒立弘先壇聚眾設教審慎詳察盟

會... 雲間楊子士升益... 乃不授子而授徒立弘先壇聚眾設教審慎詳察盟

告天地不輕付託故得其法者代著靈異然其間幾
絕而復續者屢矣至二十代寄莊陳法師尤能大起
宗風了悟生死歸本於一致而直紹其真傳即楊子
之本師也其法虔奉斗姥有求必應每遇雨暘寒燠
疾病災危乞楊子為禱祈或驅邪遣祟輒結壇飛章
發牒無不立效且一以濟人為事而不以功利紛其
心凡楊子所為皆本儒宗而闡揚道教者也歲甲戌
楊子至汴會天中亢旱當事蒿目躊躇河使衡山周

君素慕其名乃引達於中丞顧公禮請虔禱立霽甘
霖冬復祈雪雪之難祈也信甚於雨楊子為壇六日
而未應時距立春纔三日或疑之楊子曰明日至矣
衆且疑且信明日果雪且晝九郡無旁及焉噫異哉
乙亥夏多雨河水溢復請楊子禱於河而河流遽為
退減楊子之福庇兩河萬姓豈淺鮮哉後中丞公出
百金為楊子寵行堅辭不受公勿許乃請於河使周
君為建斗姥閣于梁周君序以誌其事方是時余承

乏中州目覩楊子之感應如響而又能廉以律已心
竊偉之今秋去官淳家邢州會楊子北上訪余信宿
益悉叩其宗旨源流卓然無忝薩真人二十餘代之
傳正不妨持此法以利濟天下又何必驟鸞駕鶴自
托於不可知之族也哉於其行也序以送之而直述
所見如此楊子其許余為知道乎

